高雄水資源前瞻論壇 公民團體意見書

▶▶▶ 署名團體：高屏反深水井自救會、美濃愛鄉協進會、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

歷經美濃反水庫、高屏大湖等水資源運動二十年，台灣民間通過各種衝撞、對話，與水利署建起立公民對話的機制，卻被水公司夜鑿深井一夜間破壞殆盡。因應氣候變遷、捍衛用水倫理、保衛農村生存權、堅守土地正義，我們提出四點訴求：

（一）建立地下水永續管理機制

地下水有補注才有抽取乃天經地義。在地下水帳簿一團亂的現況下，首應全面盤點地下水使用量，建立資訊透明公開的地下水收支帳，讓社會能依此基礎進一步對話與協商，建立起水資源永續利用、符合公眾利益的合理方案。

（二）新井要停工舊井要監督

在地下水管理機制尚未建立之前，不宜任意啟動「高屏地區原有水井抽水量復抽工程（含新設）」。水公司手巾寮既有十四口深水井的抽水量，以及水利署在吉洋地區所有地下水監測井，都應定期每月上網公布數據，並函文至吉洋、廣福兩里之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接受人民監督。

（三）停止污染擴張工業使用再生水

依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二〇一五年資料指出，至二〇三一年，民生用水僅成長零點三萬噸，工業用水成長四十萬公噸。在水資源日益吃緊，高雄空氣污染嚴重的情況下，不應再擴充污染工業，全面收回中油、台塑等工業每日二十七萬噸私設地下水權，依照《再生水法》落實工業使用再生水達百分之五十。以避免重蹈工業與民生、農業搶水的歷史矛盾。

（四）建立權益關係人對話協商機制

水公司未遵循水利署多年來累積公開透明、對話協商之公民參與機制。違背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經水源字第10415150130號函決議，未顧慮社區居民與農民等權益關係人，片面啟動八口深水井工程，已嚴重破壞長久以來官民建立的對話機制，衝撞蔡英文政府「最會溝通的政府」施政守則。錯誤決策應追究相關責任，並撥亂反正、重建社會信任。

▶ 論壇會後，反深水井自救會總幹事涂德龍(右一)偕同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及美濃愛鄉協進會等團體，共同為立法委員邱議瑩、水利署長賴建信(左二)簽署自救會四點訴求作見證。(圖片來源/美濃愛鄉協進會)

水戰爭到水民主 下

從農民抗爭深水井看南方綠色運動的迢迢路

文◎ 林吉洋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縣市合併後環境治理走向失控

過去在縣政府時代，高雄縣還是農業大縣，因此在地方治理上農業部門、水利會影響力還是很大。來自農村的民意支持仍是左右縣長百里侯的重要因素，因此無一任民選縣長會支持剝奪農村用水的水資源開發計畫。

然而在縣市合併之後，以工業城市治理為主的高雄市政府合併高雄縣，在高雄市的治理邏輯下，明顯以工業為主農業為輔，與高雄縣以農業大縣思考邏輯明顯產生差異。

在政治上，原高雄縣農業區地廣人稀，農村選票無關選舉勝負，反倒是農村的廣大的土地與環境資源，成為工業都會發展提供土地開發、超限開發水資源、吸收央求不足仍需要透過中開發、調度水權等仍需縣府同意。縣市合併之後，用水需求方「高雄市經濟產業發展局」提出用水計畫，水利署命水公司開發深水井，而高雄市政府本身就是水權核發機構。

弔詭的是，法理上負責水資源開發的行政部門是水利署，必須受到立法院監督，而提出用水計畫、核發水權的地方政府也同樣受到基層議會及民代監督。然而在今天農民被迫直接對抗水公司的水戰爭當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見了。

依法行政、依法被民意監督的公權力缺席，代表什麼？

民主政體備受市場與利益考驗

受到全球化城市競爭考量下，現在的市政府也是以服務產業提升競爭力，開始為企業解套，滿足企業需求：水的供應、廢棄物的處理、空污排放議題。我們看到市政府應該是執行法律約束企業行為，現在是與企業站在同一邊上，形成政治為企業服務：招商引資、企業繳稅，舒緩地方政府透支財政的赤字壓力。

在幾次開發事件直接由水利署官方命令自來水公司對地方居民進行遊說，我們看到不具政務官身分的水公司董座郭俊銘直接向民眾遊說開發政策，而不是由中央／地方政府選任官員來執行政策並且承擔政治責任。

甚至才剛剛主持完充滿爭議的「茄萣濕地開路案」環評會議的高雄市前副市長、前環保局長陳金德先生，都可以憑藉陳菊市長的政治能量前往擔任過去監督對象的中油公司董座。

我看到的是權力的傲慢，在缺乏挑戰者的政治體制下，行政者有策略性的缺席、有策略性的佔據發展的位置，監督者與開發利益者之間存在交換關係。而危機在於，地方長期執政者與龐大國營事業集團組合成複雜的利益網絡。

我在高屏農民抗戰水公司開發深水井的事件裡面，感到非常、非常的悲哀，民主化的成果導致現在權力者可以迂迴地使用不民主的方式、逃避監督開發水資源。

這一層金權網絡看似反而更接近市場的交換，而非民主政治。

水民主：永續且合理地使用與分配

地方長期對水的命運關係密切，從水庫議題、美濃河川治理、水圳與灌溉都是與農民生活勞作密切相關的議題。但是隨著社會變遷，農業人口減少，一般人對水的關切下降，弱勢的人更加弱勢。

自然條件限定南台灣的水文條件，是有限的環境，特別氣候變遷降雨集中強度增加，為了適應應該減少用水需求。反而持續擴大用水需求。

經由農業圳道緩慢而滋養萬物、澆灌大地。超限利用地下水不僅威脅農民生計，而且地下水文改變就是一個議題，地下水層被大量抽取，導致沿海鄉鎮地下水補注不足而地層下陷，導致的水環境失去平衡。

國土危機在這個時候關係到平正義的分配合理且永續論誰能夠決定如何談使用水權的公平時我們對水資源的關切與認知，如果這個議題再關心水資源，我們乃至於將危害到農村安全食物來源的存續。

因此民間提出緩和水資源緊張的解決之道，不是透過強大技術力去開發水源，而是經營管理保育現有的水資源，建立透明的總體收支量與開放平台。

企業的角色不再只是單方面顧及自己的承擔跟一個農民相同的責任與義務，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當下台塑、台積電或任何大企業的現在仍與約束的限制節制了解環境的鋼鐵、中油這些台南台灣中小企業，真正的環境民主，是毫無責任與抽取地下水。

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主平台，一個偉大企業，都可以坐下來討論水的合理使用、分配及其責任與義務！（全文完）